周官心解

周官心解卷第八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受業 甥顧大治 吳深 校刊

地官司徒第二之三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疏鄉大夫以下至比長、各聽斷其民、鄉師又聽其治、恐濫失、平察之、按鄉師四人、鄉有六、各掌一鄉有半、此專指教事說、惟及六鄉、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此統畿內當役者、司徒主徒、鄉師其攷也、故平時所掌如此、國比之灋、即小司徒之九比、衆、家七人

六人五人寡合餘夫乃得充七人六人五人之數者夫家即夫婦有夫婦乃成家也可任者即上地家三人之類施舍即貴賤老幼及馬牛不任乘用者戒令糾禁亦小司徒祭祀飲食喪紀之類獄訟即小司徒民訟地訟等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辟音壁。疏大役者謂築作隄防城郭等役也按州州長所統里縣正所統兼甸民役及三采亦當準此役要州里所送民徒之簿書辟司徒所定功作章程逆猶鉤攷也

凡邦事令作秩敘邦事營作征行皆是敘功次食之多少不中式程不就約束也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蒩。蒩子都反一子餘反。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此則羞腥爓也蒩藉也以茅藉祭物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既祭束而去之疏甸師共蕭茅彼共茅鄉師束而切之長五寸立之祭前以藉祭故云茅蒩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輂九玉反輦里演反。註輂駕馬輦人挽行以載任器司馬法夏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鋤周加二板二築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按此正治及戮亦該廣不專鄉民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註治監督其事疏大喪用役若輓六引按各帥一鄉有半○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纛桃報反匶音舊同柩。此兼遂甸民鄉主六紼遂主六紼註匠師事官之屬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葬

引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纛翳也指揮輓柩之役正行列進退按雜記所謂匠人即匠師匠人執翿與鄉師同○及窆執斧以涖匠師窆彼驗反○註匠師主豐碑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鄭司農云窆葬下棺也春秋傳日中而塴涖臨視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正羨竭作鼓鐸旗物兵器及卒伍部分皆在田灋○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斷丁亂反○鄉師者司徒之攷故以司徒之大旗致民司徒大旗旜也鄉六鄉邑遂邑甸邑及三采之邑旗物各畫號名使各就旗

物、令部分井井也、斷爭禽之訟、是既田後事、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朝直遙反。惟田與役、有徵令有常者、田則蒐苗獮狩、皆竭作役、則以次調發而已、徇兼市朝、警衆庶、亦戒在官。○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囏古艱字。註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囏阨、饑之鄭司農云、賙、讀爲周急之周、接疾病死喪、亦當施惠、其事則司救掌之、國、國中、野、遠近郊及甸地、鄉師掌鄉、兼及甸地施惠、地近、遂亦從鄉、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比毗志反。此又專據六鄉、以教惟詳于六鄉也、下大比放此、註吉服、祭服、凶服、弔

服、比長主集爲之、愚謂當主喪服、又曰、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楊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按喪祭、民生大事、不可不盡禮、恐民不能備物而廢禮、故官主集爲之、此周家之治、所由與唐虞比隆也、又曰、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爲州長或射于此黨、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爲鄉大夫或賓賢能于此州、吉器、若閭祭器、凶器、若族喪器、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鄉大夫備集此四者、愚謂四器備於下、而鄉師復稽此、欲六鄉之眾、吉凶禮樂、一一由禮、而人盡賢能也、正歲稽器、爲歲終攷治地也、正歲事、反敘終歲之下、劉歆易置也、宜轉易以復經文之舊、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比必里反。李茂夫曰、上正歲稽器、歲終攷治、此則大比之時、鄭剛中曰、攷教則察其辭、稽器則展其事、設教而辭不逆理、制器而事不廢常、是守職可賞者也、教瀆頑于上、而爲非聖之言、器用制于鄉、而有不舉之禮、是曠職可誅者也、攷詔誅賞不特詔廢置而已、按詔、告司徒

也司徒據此仍告王及冢宰以大比即大計六官各比其職而上諸冢宰冢宰合而計之以詔王誅賞廢置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六鄉之地由王城中極于五十里近郊以近郊爲界者下所登及野故鄭司農云萬二千五百家爲鄉

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行下孟反下皆同○註鄉吏州長以下按德三德行六行道藝六藝司徒教灋也令鄉吏分掌教灋又時加攷察期大比所興各得其實也以下黨正書德行道藝族師書孝弟睦婣有學閭胥書敬敏任恤皆以攷察得之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

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登書之冊即歲時所入之書七尺年二十者六尺年十五者國中晚征而早免以其爲士庶子戰則乘車爲甲士若郊邑之民則伍兩卒旅之徒卒故野早征而晚免也當征者登當舍亦登歲時入于司徒與鄉師以時稽之也國中王城中野城外至近郊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比必里反。以其品堪爲公卿大夫士故曰賢以其才堪爲鄉公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故曰能衆寡鄉人皆在以禮禮賓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鄉老鄉公吏州長至比長

○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厥明賓之明日獻猶

進王拜受重得賢能入其書于天府同于祖廟之寶藏內史貳其書者內史掌以八柄詔王王授爵祿掌書王命使馮此以官之也○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疏退者獻賢能之書于王退來鄉內

按鄉射之禮州長春秋習射之禮先行鄉飲之禮者鄉大夫既獻賢能更欲教賢能以獻乃舉此禮以合衆庶而詢此五事之善也州序習射此五州所教之士故以射試其善而取之五物未能備善備善者爲上和者揖讓雍容射皆愿中而又比禮比樂無勉強之迹德藝皆美故居第一容能容物射時儀度皆善即藝有未精爲人所勝而喜怒不形不改常度足徵所養故居第二主皮非即主皮之射比辭射時容體皆未善而發必中的堪澤宮頒獲之選故居第三和容者射藝甚劣屢不能勝頻飲罰酒而慍怒不形揖讓雍容不改常度足徵素養故居第四舞弓矢之舞德藝未優者射時無善可取而試之以弓矢舞而容節皆比禮樂取之可以興起學

士六樂之大舞、故居第五、　主皮之射、田獵後射于澤以須餘獲、不樹侯、而但張皮以射、勝者再射、不勝者降但取能中而已、此以鄉射之禮射、禮射也、禮射而僅曰主皮、謂其但能中、而不足于禮樂也、或以貫革言之、尤與情事相遠、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長知丈反。詢之衆庶、而後教之、鄉校以成其賢能、異日興而獻之、非鄉大夫一人之私也、乃使民自興舉賢能也、出長入治、更後日事、出入皆就鄉說、此賢能就一人說、賢德可尊、在朝爲公孤卿大夫士、居鄉民之上也、小宰六計、二曰廉能、止弊教職之法、以治徒衆事煩、須才能也、居官者、家仍在鄉、退朝家居、仍使治此鄉民、公卿爲鄉公卿、卿爲鄉大夫、中大夫爲州長、下大夫爲黨正、上士爲族師、中士爲閭胥、下士爲比長、以治鄉民貢賦田役事也、註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爲治、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會古外反。大司徒致灋正月所受此正歲所攷之灋卽小司徒正歲所憲教灋之象或恐未審又攷諸司徒以備歲終正治致事各憲于所治示其屬以飭之正歲事在歲終之後又劉歆所易宜轉易以復經文之舊

國大詢于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于朝註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按議刑三刺一詢羣臣二詢羣吏三詢萬民亦帥鄉民而致于朝疏朝外朝三槐九棘之所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大故災變寇戎大喪等警急須人故使民各守其閭待政令俟調發民各守其閭則一呼而萬眾立至允善制也按秋官修閭氏國有故令守閭互惟執節不幾則閭各自守嚴備之義亦自兼之○以旌節輔令則達之註民以徵令行

將之無節則不得通按令司馬之令以旌節輔馮信也疏國大故恐有姦寇故爾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長知丈反○王城中九州近郊二十一州鄭司農云二千五百家爲州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音燭下同行下孟反○屬合聚灋即教灋三物以勸八刑以戒即教灋所具者正月讀灋下春秋二社各一讀正歲又讀州長凡四讀灋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令循三物糾其過惡而戒之令免八刑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會如字○註序州學也疏春祈膏雨望穀豐熟秋以豐稔報功故祭祀州社也春秋會民射于州序州長二時會聚其民而行射禮于州之序

言以禮先行鄉飲酒禮乃射也按亦如之如正月勸戒也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註大祭祀州社稷大喪鄉老鄉大夫于是卒者涖臨也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註掌其戒令賞罰于軍爲師帥疏師征伐田田獵行巡狩役役作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會古外反。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如初亦勸戒之如正月所讀正歲八字宜在先歲終九字宜在後亦劉歆妄易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比必里反。鄭司農曰贊助也按不曰誅賞而曰廢興興賢能廢愚不肖鄉大夫所主誅賞則王與冢宰司徒主之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鄭司農曰五百家爲黨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屬音燭下同○

註以四孟之月朔日讀灋彌親民於教亦彌數按三月一讀益以春秋二讀則六讀邦灋曰邦灋不止于教灋一年政令皆兼之

○春秋祭禜亦如之禜榮敬反○註禜雩禜水旱之神爲壇位如祭社稷按亦如之亦讀邦灋亦糾戒也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國索鬼神而祭祀蜡祭于建亥之月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者齒也一命再命三命者位也正之者位與齒或相妨此飲禮以齒高者爲賓次爲介爲三賓眾賓五十立侍六十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六豆得先入獻酢若有爵者大夫樂

作不入、士既族不入、入亦不干正禮、其位則一命者以年與眾賓相次、再命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于其上、位至三命、席于尊東、雖父族年踰之者亦得居于其上、如此則貴年貴爵、各適其宜、而不相妨、所謂正齒位也、第言三命、三命以上可知、蜡祭之禮行于農事已畢、百物有功者皆報之、故曰國索鬼神也、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冠古玩反

○疏此並是民之所行、黨正教其禮事、因戒令督禁之、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歲終則會其黨政師其吏而致事會古外反○疏帥族師以下、致所掌事于州長

按此節十三字、當在歲時涖校比之下、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黨正書之以上州長令教于州序者全書德行道藝優于族師所書必正歲書之歲終致事時乃上于黨正也此及下節六字當在歲終節之前亦劉歆妄易

以歲時涖校比比必里反。註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以時屬民校登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六畜車輦

○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鄭司農云百家爲族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屬音燭下同。註月吉每月朔日按又數於黨正十二月每月一讀下又二讀凡十四讀灋所書孝弟睦婣即閭胥書其敬敏任恤而上之者則六行已備矣書有學則六藝亦可觀此又將上之黨正以教于庠者每月吉必書知考察至勤

○春秋祭酺亦如之酺音步。註酺人物菑害之神按酺即步校人職冬祭馬步是也蟓

螟之酺、人鬼之步、恐爲害、故祭之、祭酺族衆合聚、故有讀灋等事、亦如之、亦讀灋、亦書其孝弟睦婣有學也、百家爲族、五比爲閭、考察易詳、立教又以敦行爲重、閭書任恤、族書孝弟睦婣、飾僞安得與賢能之選乎、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比毗志反

○四閭之吏、閭胥四、比長二十、此正黨正所涖以校比者、校而登之簿書、以爲師田行役調發邸本、各家衆寡不同、掌二十五家之閭胥數而辨之、此百家之族師、又校其數之辨之者而登之、後此鄉大夫之所登據此也、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

役國事以相葬埋比毗志反。邱氏曰、既以伍灋比其居又以什灋聯其居覆云五人爲伍十人爲聯明軍灋自此出也相保是見居者保之相受是新徙者受之刑罰相及相共則惡者同惡而無所比慶賞相及相共則善者同好而無所蔽按五家相保五比相受四閭則相葬埋也邦職卽役事之職此正以邦比之灋按登而比之者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卒時入閭爲聯作民則合其卒平居十家爲聯作民則合其伍族師合之令相救相佐助也○歲終則會政致事會古外反。上之黨正○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鄭司農曰二十五家爲閭按徵令卽師田行役所徵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

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數色主反

比必里反下同。註祭祀州社黨禜族酺按役田獵及功役政若鄉飲詢眾庶及州射黨飲酒喪紀大喪之事四者皆會聚眾民因以讀灋任恤六行之末然敬則自待不苟德行道藝必求其備敏則稟資英特德行道藝必求之勤書而上之族亦將來賢能之選也　黃氏曰以祭祀聚則讀祭祀之灋以役政聚則讀役政之灋以喪紀聚則讀喪紀之灋此說存參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觵古橫反撻吐達反。註觵撻失禮之罰觵用酒以兕角爲之撻扑也按禮飲有觥罰禮射有撻罰凡比皆有觥撻知比時胥彬彬禮讓矣民安得不日進于善乎閭第二十五家閭胥掌其觥撻更知督察至周

○比長比毗至反下同。五家爲比各掌其比之治比長下士僅帥五家不及大政然切

而按之其職正煩大司徒頒之鄉吏比長亦吏也知掌五家之勸戒矣而歲時之校登必由比始六畜車輦兵器之簡稽必由比始州長以下正月四孟月吉之讀灋冠昏喪紀祭祀之禮事師田行役之作民及歲終致事三歲大比切而按之皆比長所當治也如以爲不然觀後鄰長文凡邑中之事相贊可知矣○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辠本亦作罪衺似嗟反○疏相受者宅舍有故崩壞相寄託相和親者五家有不和親使之自相和親有辠惡相及欲使不犯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此國中四郊同在一鄉者同屬一鄉大夫政令通比長從其人授所處之吏使知無辠惡○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註徙于他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內音納無節或辠惡逃亡故圜土內之繫之圜土以俟孜察斷罪也圜土獄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註壝壇壝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疏言壝不云壇舉外以見內鄉則中曰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則有社而稷從之封人所設之社壝謂地所以不立稷也按大元光域廣特爲畿封若社稷在朝右者但爲壝已耳不得有畿封也此祭地北郊也設社壝而不兼稷稷不立壇也此爲大元統天下五土之元者惟天子得立而祭之故係之以王而曰王之社壝見非諸侯有國大夫有家之所得立也封人雖上士而其職甚尊故王者封國造都邑特掌其社事而邦國都鄙之統於王社亦可見矣王社以下社皆兼稷無論侯國之社大小都家邑公邑州社里社無不有稷籍田之社亦王所祭也謂之田主則有稷矣社之甚尊者莫如大社居廟右而小宗伯立之者也然而大社大稷東西並列則雖尊于邦家諸元而終不得並于大元灼然也

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疏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註王者封五色土爲

社建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燕以黃土苴以白茅是封諸侯立社稷之法也按社稷侯國左祖右社之社稷也四疆國邊境　陳氏曰祭社必及稷社配以句龍稷配以柱商時易柱以棄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此據王畿之都邑言非邦國都邑也疏都邑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按亦如之者亦如諸侯設社稷封四疆也

令社稷之職註令諸有職事于社稷者也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出唯爲社邱乘共粢盛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楅音福絼音雉本又作紖持忍反槀古老反○飾如飾羔雁以繢鄭司農曰絼牛鼻繩今謂之雉註楅設于角衡設于鼻如椵狀也水槀給殺時洗薦牲疏云凡廣之　按凡祭祀以下二十六字疑是充人錯簡○歌舞牲及毛

炮之豚。炮薄交反。○註、君牽牲入、隨歌舞之、言肥香以歆神、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按言及亦歌舞之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此爲大盟飾牛牲也喪紀、大喪、慮不協、軍旅亦然、賓客之盟、則因朝覲宗遇會同、大盟王自臨之、惟喪紀王世子臨之、殺牛以盟、告明神、故牲加飾也、不然喪紀去飾、賓客軍旅、牛非獻神者、安用飾之邪、疏、軍旅殺牲、謂饗獻軍吏、大盟天子親往臨盟、按此十四字疑是牛人錯簡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人、疑當作師、春官鎛師、疑當作鼓人、教鼓兼教金、金從鼓節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五聲之節在金鼓、故以節聲樂、師克在和、金鼓聲不失節、斯聞者心和、故以和軍旅、田役坐作進退、皆從鼓鐸諸聲、故以正田

役鼓師所教則統用鼓諸事教之
此及舞師二職疑當入春官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註辨聲用別其聲所用之事鄭剛中曰教爲鼓者教鞞人爲之○以雷鼓鼓神祀以下皆教事註雷鼓八面鼓愚謂當六面以祀天樂六變也○以靈鼓鼓社祭註靈鼓六面鼓愚謂當八面以祭地樂八變也社即北郊王之社壝大戴禮陽氣爲精陰氣爲靈示陰故以靈名鼓○以路鼓鼓鬼享註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以鼖鼓鼓軍事鼖扶云反○註鼖鼓長八尺○以鼛鼓鼓役事鼛音羔○註鼛鼓長丈二尺○以晉鼓鼓金奏註晉鼓長六尺六寸按金奏擊大鐘以奏樂鐘人以鐘鼓奏九夏是也○以金錞和鼓註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以金鐲節鼓註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按司馬職公司馬執鐲鼓行鳴鐲是以鐲節鼓也

○以金鐃止鼓。註鐃如鈴無舌有秉執而鳴之以止擊鼓。按司馬職卒長執鐃鳴鐃且卻軍退不擊鼓是以鐃止鼓也。○以金鐸通鼓。註鐸大鈴也。按鐸有振司馬職兩司馬執鐸司馬振鐸振則羣吏作旗車徒皆作而鼓行摝則羣吏弊旗車徒皆坐而又三鼓是以鐸通鼓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帗音弗。○二舞見下舞師百物之神物魅也舞師兵舞舞山川之祭祀帗舞舞社稷之祭祀此祭祀百物之神用之或兵舞以示捍禦帗舞以明祓除用鼓伐鼓之義亦舞師帥舞徒以舞也互見可知祭祀百物之神言凡見舞時無不用鼓也。

凡軍旅。夜鼓鼙。鼙干歷反。○註鼙夜戒守鼓也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鼙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晦疏鼙聲同憂戚取軍中憂懼之意晨晦時當發為發晦。○軍動則鼓其衆。軍動將臨陳時作士氣。○田役亦如之。夜亦鼓鼙軍動亦鼓其衆也疏田獵圍合擊鼓象對敵大

司馬職鼓、遂圍禁、

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當擊雷鼓、救月當擊靈鼓、

大喪則詔大僕鼓大僕音泰。註始崩及窆時也、王光遠曰、自雷鼓至通鼓則鼓人所辨、自凡祭祀至亦如之則鼓人所鼓、自救日月至大僕鼓則鼓人所詔、按鼓人人字、皆當作師、所詔路鼓也、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暵呼侃反又可肝反。樂師教國子小舞六而此舞師所教第四又三舞同、惟彼干此兵有異、儒說多以干舞當兵舞矣、不知此舞師自教舞徒與樂師所教大異、況干兵異制、干兵中一器、兵則干盾等總名、又不得相混邪、考夏官司兵、及司戈盾、皆授舞者兵、即此兵舞也、干與盾亦異、盾圜、干方長銳上、下平

稍狄兵戈盾之屬帗裂五采繒爲之羽析白羽爲之皇析五采羽爲之三者皆有柄旱暵之事雩也暵熱氣既教舞者至祭祀又帥之而舞也此山川社稷四方雩祀皆不在國中故下以野舞言之○凡野舞則皆教之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興作也上鼓師百物之神亦鼓其舞知此小祭祀不興舞者乃祭祀之至小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牷音全○註六牲牛馬羊豕犬雞鄭司農云牷純也按謂色純祭祀神尊者必當其色次者但取色純下者用尨云共牷舉中以包上下卑不必色純體必完具也五官各有牛人雞人羊人犬人豕人等差擇毛體以共牧人至大祭祀卜牲牧人又擇體完色純者共之應卜則與充人養之大祭祀之牲則充人養之三月

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黝音幽。天神陽祀惟南郊用元日月星辰等陽祀則騂牲地元陰祀惟北郊用黃社稷五祀等陰祀則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天神則五帝之臣句芒五神配以五人臣者各順春夏秋冬四方以祭也地元則五嶽四鎮四瀆及東南西北四方之元皆隨方以祭也不言南北郊五帝以下槩上毛之羽毛純色或謂祈穀亦騂牲宗廟亦騂牲予曰祈穀用騂魯用周之所尚宗廟之用騂亦然執此以駁神元之祀豈神元亦可東以本朝之制與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疏上方色是隨其方色此牷物雖不隨方色其色須純不得雜也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尨模江反。註外祭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杜子春曰尨雜色不純毀副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按若四方百物此卽用不繫之牲者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註授充人殊養之按言犧牲體完毛純之牲其神尊故用此祭之所以必授充人殊養之凡祭祀總陽祀陰祀望祀時祀等○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直共奉之不授充人也并不授監門故云不繫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待祭祀賓客軍旅喪紀等政令也此爲下總綱註公猶官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職如字○註享獻也獻神之牛以祭者也授求索也求牛索祭之牛郊特牲索祭祝于祊蓋于廟門內設饌以求神即詩祝祭于祊所用牛也職人職養牲者即牧人充人之屬芻養牲芻牛人擇公牛以授充人等芻養之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積子賜反○牢禮飧饔也積給賓客道路之食者司儀上公出入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膳掌客上公侯伯殷膳大牢子男特牛

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食音嗣。○諸侯射行燕禮無牛俎天子禮異故得有牛舉賓射見大射或謂膳羞庶羞也非正俎然經兼饗食饗食有牛俎賓射亦有牛俎不特庶羞矣況庶羞不踰牲腳及牛胾牛炙牛膾皆因牛俎而始有乎

軍事共其犒牛。犒苦報反。○鄭司農曰犒師之牛

喪事共其奠牛。註喪所薦饋曰奠按喪云奠者未葬不立尸膳食但奠置而停之故曰奠也

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任公器徬薄浪反。○牽徬轅前及左右輓牛也註人御之居前曰牽居旁曰徬按任貨物可擔負者器斧鑿等器疏會同軍旅兼言行役王行巡狩六軍從也兵車駕馬別有兩轅駕牛以載任器亦謂之兵車故云兵車之牛也

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簝音老。○鄭司農曰盆盛血簝

受肉籠註互縣肉格　按封人錯簡凡喪紀賓客十四字似當在此節之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養註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按牷體完色純繫于牢知設楹衡言祀五帝包昊天及地祇○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散祭祀王不親祭者四望社稷或不必三月亦繫于牢而芻之可知散祭祀之牲繫國門使養見非充人所養也國門城門鄭司農云使守門者養之疏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一旬之內而已案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則祭祀養牲得三月及旬此散祭祀亦浹日而已

展牲則告牷肆師祭祀展犧牲祭義朔月月半親巡牲知大祀之牲王亦展視矣告牷告體完具不言毛色體完具毛自無損也○碩牲則贊王光遣曰碩大告體之充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蓋

君牽牲宗人告碩充人贊之饋食禮宗人視牲告充

按封人錯簡凡祭祀飾其牛牲以下二十六字似當在此節之下

周官心解卷第八終

周官心解卷第九

諸暨楊莊蔣載康闡訂
同邑駱遇隆校刊

地官司徒第二之四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之灋土有任負育物之能以其任任之之灋也物地事相視各土所宜如居民樹藝畜牧事授地職令以所物之事爲職也下國中圍地近郊遠郊等惟主穀土而兼及圍廛若於庶土無涉而凡任地一節乃及漆林可見此物地授職正兼庶土註文兼及虞衡得之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圍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

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賈音古畺居良反。國中不殖穀惟爲廛里工商等所受以居家室者此國中外城內也場圃場人所掌樹蔬果爲生業者園場圃樊場圃亦在外城亦有廛近郊王城外五十里以內皆是國中近郊六鄉之所居宅宅者即大比所興賢能之士遊學成均而不任事如安宅而居者故曰宅者不任事故不賦祿而別以田養之即宅田也士田工田之誤百工飭化八材國家器用所資亦別以田養之賈田賈人之田也此賈人非居貨求利者如市之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及泉府賈人爲公家辦事者惟司市下大夫食采家稍與此無涉長男徐錦疑市肆諸人不過千百似無須另制一種田曰周制五十里有市甸地以內皆王治之此十六同中市不下百數矣即以泉府賈人例之如天官之大府玉府職幣庖人典絲及

夏官之羊人、馬質皆有賈人、而王使執玉幣以聘、胥以賈人從、而賈師于國之賣價、又嗣掌其月、況會同軍旅率屬以治市者、又此賈師邪、其人眾不下百工而且過之、故田居近郊邊際而更多也、官田廡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鄭氏可的據牛田、固牛人所食、外此則牧六牲之牧人、養大祭祀之牲之充人、牧百獸之囿人、皆在地官、當共食牛田、賞田、見司勳、牧田則春官雞人、秋官犬人、冬官豕人、尤眾則夏官之校人、除二大夫食采家稍外、若僕夫、馭夫、趣馬、巫馬、廋人、牧師、圉師、圉人、及馬質至極於數千、而羊人養羊、亦屬夏官、服不養猛獸、亦屬夏官、掌畜養鳥、亦屬夏官、其他數牧之養繁、更不在限也、即占地至多、不又宜乎、甸地皆公邑、地十二同、在六遂之外、亦以遂法制之、但分二千五百家爲縣、或鄙或鄰或里、所統稀少、故以邑言、言公邑、別於大夫所封、大夫有家、故言家邑、下於都也、家邑皆方五十里、稍在甸外、合地二十同、當封八十家邑、縣地、小都、即中都、大夫所封、以邑言、故此云小都、孤卿及開國功德大者之所封也、小都方七十里、縣在稍地外、合地四十八同、當封

五十六小都大都封三公及開國功德最大者封疆方一百里畺地在縣地外合三十六同封大都亦三十六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漆音七○此任地賦法也國宅王內城宅里諸官公署外至多者莫如士庶子所居夏官量人所謂分國爲九州是也此皆守宮守城爲王翊衛外此則賢能國子所居若在市者則賈師胥師司虣司稽諸人及府史胥徒之給事諸官者此皆當居公廨故無征也此園廛即上經廛里任國中之地場圃任園地是也二者額皆二十而一然廛之二十一數少園之二十一數多而園之二十一第農人一夫四之一耳以園圃多利而勞一家所受不過二十畝而已足也若外此十一二十而三十二二十而五則於遠近郊甸稍縣都漆林所取總數中取其十之一二十之三十之二二十之五也蓋宅田等任近郊則宅者工人賈人取其賦矣遠郊任官牛牧賞田

賞田、加田無國征、有征賦者、亦府史胥徒牛人牧人六鄉受賞家取之、惟甸地爲籍田所在、王六食及食中宮六宮並私人者、胥取給於此、然而祿內外三士、士庶子者、亦在於此、則王食一家之外、仍不得爲己有也、若自稍至畺、以封三采、彼亦各置工賈、以下六種田、其甸地又割所封四分之一以祿其卿大夫、受封者自食之外、又以祿其三士士庶子等、王又安得而多取之、此二十而一、十一、二十而三、十二、之的義也、上言任地、自近郊至於畺、胥以田言、則第主穀土已耳、而此經稍縣都之下、乃有漆林之征、是又及山林川澤諸庶土矣、愚以爲是舉漆林以該三采之庶土、且又以漆林之二十而五、見三采所有庶土、王之所征、亦不出十二也、蓋王城以外、二郊甸地、庶土隨地而有、其賦統入於王、不必言征額、惟稍縣都所封三采、除名山大川大澤藪外、凡尋常山林川澤、即隨地給之、因有二十而五之額、以別於諸庶土及穀土也、三子澄曰、漆林何以征重至此、曰、畿內百工、聚於王城者至多、凡諸造作、動資漆用、況漆生於山林、而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按諸王朝、自大喪迄小喪、

男女別異、尊卑辨等、無論棺槨龍輴之車、凡諸贈送、禮器樂器、用物武備、指不勝窮、漆之爲用、尤至多矣、所由必二十而五也、又問園廛何以二十而一、曰、此在外城業無他受、王所自取之賦也、其二十而一者、周家取民定於十一、而地賦與民職兩分、於此任地之賦取其半、合民職所取又半、正十一而稅、王外統九州、內君畿內、凡取於民者、胥定於此、又問王取三采地賦十二、民貢不取乎、曰、亦準地賦、地賦十二、卽民貢之準也、園廛在外城、國中地無別授、王得盡取於民、故與民貢平分、而全得二十之一、園之二十而一、園之地賦也、廛之二十而一、廛之地賦也、若近郊至畺地、各有所授矣、胥當取其十二、而二郊獨異者、近郊除去國中缺田四百井、而三項之田、宅田必廛田之賦並給、此近郊所由僅得十二之半也、遠郊何以二十而三、遠郊田合三同、同皆九千六百井、本可足十二之數、然賞田中之加田、無十二國征、則亦全得二十而一之地賦矣所由二十而三、不及十二四之一也、任地之賦、取民以二十一爲額、取地以十二爲額、而遠近郊皆不足十二、故又以民貢

補之若國中圍廛王所自取似可不拘額數而閭師亦取足於民貢非止爲外城地狹不足以待賓客也蓋賦於民者以二十而一爲定額取於地者以十二爲定額法立自上與天下畫一之道也然則王取漆林踰額必於山澤中減他項以平之矣　周官征稅胥十一之法授以廛里則廛里十一授以土田則土田十一然廛里土田又分地賦民貢爲二民貢取於九職任民之稅也卽大府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者也除三采以外胥王所自取若地賦則任地之稅卽大府自關市至於幣餘之九賦就庶土言名山大川大澤藪在天下者胥入於王無論畿內若尋常庶土王亦惟取在遠近二郊及在甸地者耳若平土王所自取者第在國中之圍廛由近郊迄畺地胥有食之者卽上經可槩見也故以地予人以十二爲額以地授民而取賦以二十而一爲定額以地賦之二十一合民貢之二十一非卽所謂十一邪　儒說多疑鄭氏上公半貢王侯伯三之一貢子男四之一貢謂周家至仁不應徵求之重至此故愚解大司徒文全不取鄭氏謂公侯伯之封三采子男之祿其臣耳而

王之取於諸侯，苦無確實明文，及審觀此經再三，乃知內外畫一，公侯伯子男，胥以十二奉王，不異三采之額也。蓋周公立法，取民皆十一，地賦二十而一，民貢二十而一，合之則正十一，取於有土者皆十二，地賦取十二，核之止於十一，民貢取十二，核之亦止于十一，合十一者二，亦十二耳，內地如此，外侯可知，故外諸侯皆十二貢王，此確然可信者也。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曰：宅不毛，不樹桑麻也。布，泉，按宅不毛，曠宅土也，田不耕，曠田土也。里布屋粟，皆罰之。里，即廛里，里布，一廛之布，屋粟，非三家之稅。下地夫三百畝，田下稅輕，一夫受田之輕稅也。職事，均人地職地守中職事，夫家，即夫婦二人，周家授田，五口始受一廛，下地一夫，僅夫婦二人，所受里居田萊，止一夫四分之一，征稅至輕，今此民所居地僻，無與城郭要害之守，無道路掃除聚藁等事，又國家之事，物產當共

者、或非所有、或地遠令不及焉、所謂無職事也、與九職任民、全無交涉、出夫家之征、取下田地賦四之一、不全取一家之賦也、如鄭氏所註、則罰大重而不能供矣、豈周公之法哉、

以時徵其賦、各因其入時徵之、並罰亦徵可知、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畜許六反下同。○國中、居王城者、四郊、近郊遠郊、國中近郊、六鄉也、遠郊、則六遂、賦、非地賦、乃民貢也、任力、即公旬、民貢與地賦平分、徵於民者、亦二十而一、合地賦正十一而取、

九職賦民、通於天下、閭師所徵、止於國中四郊、蓋國中載師僅取二十之一、近郊取止十一、遠郊亦二十而三、不足十二之額、故復徵九職民貢以益之、所徵之外、皆充王府庫者也、若甸地、載師已足十二之額、故閭師不徵、則皆充王府庫者、外此稍縣都三采所徵、王亦收其十二、與地賦同、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農、原農、兼山農澤農、樹事、統於場人蒔蔬果之民、註、草木、葵韭果蓏之屬、按工、居工廛爲百工者、商、居市廛爲商賈者、牧、民居藪者以養繁爲職、嬪、居民廛者、包臣妾、女事、絲枲事、包聚斂、布帛、絲枲所成、亦包蔬材、衡、山林之民、包山虞、此及虞民、居山林川澤、所出者眾、故以物言、虞、川澤之民、包川衡、　此於大宰爲九職、在大府司會諸職、即九功之貢、然此經任嬪兼臣妾、則二職合一貢、任衡貢山物、任虞貢澤物、則一職分二貢、

凡無職者出夫布。三子澄曰、無職者、即轉移執事之民、居大宰九職之末者也、布、錢也、無職者不

受地、不執工賈等事、無財物可貢、故出錢也、按此正稅與前無職事大別、蓋單丁未娶、不授餘夫之田者、故出夫布而不言家征、○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盛音成衰七回反下同○此則恥之以示罰也、觀此、知先王之世、比戶皆田蠶樹畜、無不勤事而咸備、以此任民、則男女皆無游惰、豐阜殷繁、彬彬禮讓、於此操券可得矣、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此官專爲三采設、邦國、王邦國、都鄙稍、王畿都鄙稍也、都鄙、大都中都、稍、小都、此三采所有、郊里及甸而已、界域不明、慮有侵踰、故特設此官掌之、固非王之甸郊里、於外諸侯更無與也、界畫明

考察乃易既分其界畫又於各界畫中辨之稽之則羣吏之優劣顯然矣此皆據簿籍而覆按之人民田萊數必相合家七人者田萊必百五十畝家六人者田萊必二百畝家五人者田萊必三百畝六畜爲養生糞田所資而牛馬尤重與車輦皆師田行役所必用羣吏三采中治民者縣師攷之詔廢置詔王及冢宰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官職三采而名縣師所居在縣地也掌稍縣都而居其中巡察易也前既分其域而辨之稽之而各得其數至此調發而作之必無脫漏失誤之患此車輦夫家所具應調乃共之會合也卒伍徒卒民爲之車人都中士庶子爲之即射御車右然車人乘車而車亦出於民此車一邱共出而均於四邱縣師則會而合之帥縣師帥之至司馬建旗所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量音良○造都邑，造大小中三等都邑，量其地，量其廣輪大小也，辨其物，辨民居及穀土庶土也，制其域，都鄙稍各有郊里及甸之域，制之令合度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都鄙謂之野，此兼三采都城內言，不止郊里甸地也，賦，任地之賦，貢，民職九貢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遺欲季反委烏僞反積子賜反下同施式豉反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囏古艱字羇吉漪反○委積，山林川澤庶土所徵也，庶土在二郊甸地者，賦全入王，在三采者，王亦十中取二，與三采穀土同，自鄉里至門關，皆已徵後隨地置之者，註少曰委，多曰積，按謂穀及禾芻

薪而以穀爲重、恤囏阨、卽鄉師司救以王命施惠者、囏阨、民乏食、及天患民病、恤民囏阨、自國中及甸而止、故用鄉里之委積、老孤、死政者之父兄及子弟、凡此老孤、鄉遂及三采皆有、周家至仁、王皆養之、門、王城門及都城門關、畺地十二關也、內外皆養、故置委積於此、賓客羈旅、則遠方至者、賓客尊而羈旅卑、待之有別、郊里之委積、在遂地者也、野鄙之委積、在甸地者也、縣都上脫稍字、三采庶土、王亦各取十二、而置於其地者也、凶荒之賑恤大、故合八十四同十中取二之賦、除委人等所取外、皆存貯以待之、故見憂民至意、且置之於此、不特恩及畿內、並外諸侯災患、亦應之可知矣、此周家之至仁也、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道路之委積、出於倉人者、倉人、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

積食飲之具此賓客會同師役正國之大事故也與常日道路委積截然不同註廬若今野候徒有庐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按候館迎候賓客之館註一市之間三廬一宿按古者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此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此路室多蓋軍士所止宿也供之者每室有之故止於委不及將帥所居舉多且將帥尊待之當異等不止路室與委也吉行若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此皆日行五十里者五十里有市故市置館以迎侯之候館以待賓客當大加豐厚故有積也君行師從大賓從二千五百人卿行旅從大客從五百人惟小聘則大夫所從止一卒百人然而所至必聚衆以衛之以所操幣重不得少疏也此於市置候館既取供給易備且市居民多尤不慮守禦單弱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比必里反○巡比防侵尅不具須分發隨需時發所儲器時亦須發需時須發如恤艱阨時須鄉里之委積養老孤須門關之委積賓客需時須郊里之委積

羇旅需食頒野鄙之委積凶荒時頒縣都之委積也而道路之所需亦如是矣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政音征下同○地政任地之賦也地守城郭遠近郊公邑民居其地者守之地職民居其地之職事上有事乃共者如反道聚欜及地產當共者皆是力政力役之征人民共役必備牛馬車輦以集事故曰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也均之欲國中四郊公邑無輕重而得其平　地政庶土穀土之地賦有地賦即有民貢民麗於地言均地賦則民貢亦均可知且地守地職從地賦力征與絲枲從民貢既均力征豈有不均民貢者此古經之簡該也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此專就四項中一事言即力征中亦惟指

功役如修城郭門巷等事蓋民有歲豐歲歉之異而上之功役必不可已惟用中年爲準無年少用一日而豐年之民增一日以補無年之缺以後無年者豐而豐者轉歉則又以豐補歉乃所謂均也周家上中下三田及邱乘共車亦如此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凶札大荒大疫非無年可比無力政并一日不用財賦大宰九賦中關市山澤等賦財賦且無凡地賦民貢胥不征可知

○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無年守財不足移役財用年豐補償至此則已之不收償地職當收者指地產言地各有用而不可缺無年薄征地之用不足取豐所征以供之俟豐乃償所謂均也至此則以王之倉庫予之不取均也不均地征凶札無所征也不取民貢可知

三年大比則大均。比必里反。總前二年豐地所贏歉地所少令之一一償補無輕重之差是謂

大均也、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與美同。○註、告王以善道、文王世子、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按以師名官、以引王於善爲職也、故掌以媺詔王、亦教國子、國子將來輔佐王、預教之於善也、呂伯恭曰、程伊川謂後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蓋後世未嘗不設諫諍之官、以糾主慝、而從容養德者則闕如焉、師氏詔媺、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有過、則保氏之官在、故二官皆言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以二者不可偏廢、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行下孟反。○國子、王大子以下至元

士之適子三德三行皆根本先資之教引之使日進而極於至者也國子學道恐誤其所嚮至德則極至而無以加之德如文王周公皆是以此教之自欣慕而趨向增故以爲道本國子當勵行或甘於逸樂敏德則聖人精勤不息之德如文王日昃周公待旦皆是以此教之則於倫紀所當實踐者自勤勉而不惰故以爲行本國子必去逆惡而逆惡不去由於不知孝孝德者天性之本然其至極而眞摯者昭見於事父母以此教之則念念以愛親爲心自得情性慈祥而深知某事爲逆某事爲惡而不爲故知逆惡也孝爲百行之源教以孝行以親父母則恭兄友弟忠君信友諸行自切而行之矣友行者卑躬求友之行能尊賢良則損友遠而規勸之益所資至廣順行者順從聽命之行順事師長則聽從惟謹詩書禮樂之教脩身治國之道無不求之切至而得其大全矣

虎門之左司王朝 註虎門路門門外畫虎司猶察察王視朝有善道可行者則前以詔王

○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中張仲反。國中失之事、政事之善不善者也、教之以國事之中、使異日爲法、教之以國事之失、使異日爲戒、陳君舉曰、教以德行、立其根本、教以國政、使通達治體、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遊、兼所獻賢能未仕者說、貴者國子、遊則賢能未有職者、亦優游於道藝、與遊倅不異、故言凡以槩之、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從如字。註、舉、猶行也、疏、此數事、王行則從、所在皆詔王以媺也、○聽治亦如之。註、謂王舉於野外聽治、按亦如虎門外司王朝以媺詔王、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蹕音畢。

疏屬即上士府史胥徒等兵服東方南方其服布其兵劍西方北方其服旃其兵弓矢蹕止行人按四夷之隸即秋官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兵服無考門外路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註內列蕃營在內者也其屬亦率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

○保氏掌諫王惡註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按以保名官以保全王行爲職也兼教國子使異日居官無失行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教六藝六儀皆所以養之於道日習六藝之美則不至心有外慕而離道日肄六藝之正

則不至身或放恣而離道此所謂養此亦所謂保也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鄭司農云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註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暨暨詻詻車馬之容匪匪翼翼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王舉則從亦隨處保王也虎門外聽治諫王惡在外聽治亦諫王闈巷門近路門者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行下孟反下同強技養反○德六德糾者切詞戒飭務令進德也勸之朋友不能進德者又令有德者以友道

勸勉之行六行正之者六行之失教令歸於正也道藝六藝息於學藝者勉之使勤於學藝也先玉之勸善也切至矣　大司徒三物之教鄉大夫以下既有專官復設司諫司救二職一主勸善一主救過立法尤爲至周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巡問觀察何等審詳巡徧巡其地問問孰爲賢能觀召其人親觀之察又將此人審察書之辨之又何等審詳德可書書其德行可書書其行道藝可書書其道藝使三者皆書則可任國事者矣又必審辨其能果異能也而後以異等書之必如此而後賓興所獻始得其實也時書隨巡時即書知三年中書不一書也此重教成之士也即所以勸厲其餘

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行如字○司諫中士乃贊攷詔廢置赦宥者三年巡行備得其實也鄉里據六鄉德行藝所教王所尤重故特設此官首節使民益興於教次節輔賓興

之典令典舉無誤此節令
攷治得實教職益修也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衺邪同。救救之使不陷墨劓刵宮大辟五刑也邪惡生性凶暴侮慢長老狠戾不馴者也過失行事放恣不顧倫理酗酒鬬鬻者也誅即下罰撻之也讓數其罪而責之讓之誅之而不改必陷五刑矣又以禮防之而使之不決又以禮禁之而使之不犯防閉其情性禁禁其行事防即下坐嘉石役司空禁即下歸圜土皆所以救之令不陷五刑也司諫第掌國中近郊此職并遂甸掌之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註罰撻擊之加明刑去其冠飾書衺惡之狀著之背嘉石朝士所掌在外朝門左使坐焉以恥辱之既而役諸司空使事官作之坐役之數存於司寇按民有衺惡不遽罰也必三讓不改而後罰罰而

不改宜歸士矣不遽歸士必三罰不改乃歸諸士其歸士者又不過加明刑坐嘉石役諸司空已耳其人能改異日仍得齒於齊民而與鄉里之選先王之愛民也至矣去冠飾而加明刑使之坐於嘉石役諸司空以深恥其無禮此則以禮爲防而救之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圜土獄城過失衰惡大見於事故歸諸圜土不詳收教等事見秋官司寇及司圜歸諸圜土以禮爲禁而救之也去冠飾加明刑罰作而居圜土使深恥其無禮即以禮爲禁而救之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患水旱民病疾疫也民之艱阨鄉師巡而施惠鄉師不用節此用節者位卑因天患民病而施惠亦救民事國中王城內郊遠近郊野甸地節珍圭典瑞珍圭以恤凶荒

○調人掌司萬民之讎而諧和之。讎乃旦反下同。註讎相爲仇讎諧猶調也。

按司徒掌教教職之外置司諫司救幾無遺事此復置一和讎之調人使民相讎者解怨惡而循循於教周詳極至之法也。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註過非本意也成平也鄭司農云以民成之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鳥獸亦如之。王氏曰鳥獸畜產猛鷙殺傷人也按并鳥獸之殺傷亦立法制周詳極矣

凡和讎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辟音避下同從才用反。註和之使辟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謂之四海主大夫君也疏兄弟及從父兄弟師長主友皆無子復無親於己者故據己親疏爲遠近若有子

及親於己則自從親爲斷復讎之法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被殺者之親屬得復之不得蔓延也按此經爲過而殺人者立法虞書宥過無大康誥大辠非終乃不可殺過殺非本意原無死法欲申臣子之心而令遠辟使其人不得嗣守先業客死異鄉罰不輕矣不同國千里外海外三辟正斟酌忠臣孝子愛其君父之情而準唐虞五流三宅之典以立制者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註瑞節玉節之炎圭也和之而不辟不從王命也王以炎圭使調人執之治其辠按言執辠不免矣不殺可知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註反復也復殺之者欲除害弱敵也邦國交讎之明諸侯得者即誅之鄭司農云反殺重殺也按殺人反殺期無讎己者也令邦國交讎則行文天下皆得執殺普天之下無一人非讎矣聖人誅極惡之法也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殺人而義其人罪本當殺如今殺姦盜於室中律無罪也被殺之親屬安得讎之亦令辟諸境外以申臣子之心然僅不同國則辟亦不遠

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鄭司農曰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按鬬怒以怨憤擊鬬者也成謂人爲和解之不可成而書之記其人及鬬怒之事禁後動也如復鬬怒先動當罪故誅之也言誅因事科斷

○媒氏掌萬民之判註判半也得耦爲合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夫妻判合鄭司農云主萬民之判合○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上市養反○鄭司農曰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註二三天地相承覆之數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疏王肅曰家語哀公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

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耳、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笄、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婚矣、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言其極耳、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鄭剛中曰、判夫妻反目、分別而去、愚謂夫死失偶亦判妻、入子、則此所娶者、與先夫之子俱來、觀喪服繼父三條、則判妻以子入者多矣、書娶判妻、防姦、書入子、別姓、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中音仲、會如字。○註、中春陰陽交、以成昏禮、順天時也、按昏禮成於昏時、一歲中、惟中春昏時、在天十二宮星、與在地十二支神、上下應合、故令會男女、此男女、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會合之使成夫婦、○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迅疾配合、苟簡捷速、不俟親迎者也、夫婦、人倫之首、配合必備六禮、至窘迫無資、男三十而不能娶、女二十而不得嫁、不特婚姻失時、并人倫將廢、且男女怨曠、不慮有淫佚之醜邪、聖人斟酌權宜、謂重倫而禮可輕也、特許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能以禮婚配者、得

親鄰說合、卽成匹偶、雖微禮不備、亦聽之而不之禁、非許之慕說相奔就也、則不禁奔、亦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具禮者、云於是時、則中春以外、雖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具禮、亦禁其奔矣、　唐風綢繆三章、中春會男女之詩也、何以知之、三星、大火也、婚禮取昏時、中春心星初昏未見、首章云在天、則昏已過而見於東方也、比女踰二十、嫁失時、次章云在隅、直東南隅、去昏時愈久、比男女配合交失時、末章云在戶、戶在中室東隅、而見三星、則宵分矣、比男踰三十、失時娶也、詩所云見此良人、主女見男、見此粲者、男見女也、作詩時、王道已衰、中春之令、不克時舉、則男女踰三十二十而不得婚配者多矣、所由憫其失時也、次章再言邂逅、邂逅者、擊幣不行、男不親迎、女無送使也、然則邂逅、直奔而已矣、　大司徒荒政、十曰多昏、蓋婚配爲人道之大、而貧家多不能舉禮、乘凶荒殺禮時、令簡省成婚、此時不特令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得權宜配合、卽男未三十、女未二十、亦得配合、既使貧男有婦、資其內助、又使貧女就養夫家、不至所失也、○若無故而不

用令者罰之。令、會男女之令、故、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値父母喪也、若無父母喪服而不會、是拘其小而廢人倫之大、天地安用此孤男孤女、不生不育者、罰之、正禁其不會也、

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司、察也、既令之會、又罰其不會、仍恐有不會以致後時者、乃一一伺察其二十無夫、三十無家者令會之、欲令無一男一女之怨曠也、仁哉、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純註作緇。註、純、實緇字、納幣用緇、婦人陰也、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必言兩、配合之名、十者、五行十日相成、士大夫以元纁束帛、天子加穀圭、諸侯大璋、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則每端二丈、疏、凡嫁子娶妻、含尊卑、但云緇帛、主庶人耳、行禮用制幣丈八尺、取儉易供、昏禮取誠實之義、故二丈整數、按恐過費難供、或廢大倫、立此一定之制、凡、統民以上、無過、禁其過也、女家嫁子、幣亦準男家、恐艱窘不能嫁、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遷葬、生時已納徵、男女未合婚皆死、葬則遷兩處之柩而合之、使死爲夫婦也、嫁殤、女已納徵未嫁、而男殀殤、女不肯他適、父母聽之、使歸殤子家爲婦者也、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註、陰訟、爭中冓之事者、勝國、亡國、亡國之社、奄上而棧下、使無所通、就之聽陰訟、明不當宣露、按聽、媒氏聽此陰訟也、附於刑、亦聽之而課其罪、歸士刑之、亦媒氏歸之士也、士、司寇之屬、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註、量、豆區斗斛之屬、度、丈尺也、按亦包權參劉原父說、治、理萬民交易之法、教、謂使三市信義不欺、政、平百物、聽訟獄、刑、戮盜賊、懲姦僞、禁、壞法亂俗之物、不儥於市、令、宣教立政之事、必憲於民、

以次敘分地而經市。註、次、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今市亭然、敘、肆行列也、經、界、

○以

陳肆辨物而平市。註、陳、列、辨、物、物異肆、按令物之美惡不混、即直之貴賤難欺、而市價自平也。○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物侈靡者、買者多、貴而無用、能使用物買者少而價賤、禁不得賣、則市價均也。○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賈音古、下賈民商賈賈師同。○註、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阜、猶盛也、鄭司農云、布、泉也、王光遠曰、布、權百物而通之、貨不阜、布無所通、故以商賈阜貨而行之。○以量度成賈而徵儥。賈價同、儥音育。○註、徵、召、儥、買也、物有定價、則買者來。○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劑津私反。○註、質劑、兩書一札而別之、按既書質劑多少欠賒、胥可憑信、而矯誣無所施、訟自息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註、賈民胥師賈師之屬、知物之情僞與實詐、疏、僞、據物言、詐、據人言。○以刑罰禁虣而去盜。虣薄報反去起呂反。○註、刑罰、憲、徇、扑。○以泉府同貨而斂賒。賒傷蛇反。○註、同、共也、民貨不

售斂而買之、民無貨、賒貰予之、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昃音側本又作昃。○註、日昃、昳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分爲三時、所以了物極衆、按主、居物於肆、而賣於客者也、百族、農工及山澤藪牧園圃諸民、以所有賣粥者、下飾僞之禁、民十二、工十二、可見、匠人市朝一夫、據市中思次、司市聽事旌物賈處、若列肆、則居地又多矣、此三市各於一院內爲之、皆有市朝、大市於中、朝市於東、夕市於西、○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奠音定又如字奠賈之賈音嫁上時掌反思註作司。○凡市入、

凡三市市者皆入市也門市外門各肆門胥二肆一人其人甚眾令守各門使姦僞盜賊不得更出入執鞭度令出入以正繫鞭爲鞭因刻尺寸以爲度也羣吏各介次胥師賈師肆長肆長辨物名實陳於各肆不使混淆胥賈二師又展其已陳而定其賈所謂展成奠賈也言展成貨賄當易處者必更置矣士旌於思次旌物賈於思次令買者望見至肆交易也市師卽司市三市各有思次介次每二十肆中有之市師聽大治大訟胥賈二師如遇大治大訟則士之市師思次介次殆張次而居之註思司之誤胥執鞭度威正人眾○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

辟音闢○物皆別肆分陳民賣買各就其肆辟布量度刑戮皆由市吏辟開辟令布遠行泉府斂賒自爲一區量度吏操公量公度以核實又自爲一區刑戮市吏決罪又自爲一區各不混雜○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註得遺物者使置貨於貨之肆馬於馬之肆則主求

之易也、三日無識認者、舉之、李茂夫曰、自大市至此、皆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之事、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亡音無。註、使有使阜、起賈以徵之、使亡使微、抑賈以卻之、李茂夫曰、此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也、

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通貨賄、通諸侯國、諸侯之貨賄通於王國、王國之貨賄、通於諸侯也、出入、出入於王之門關、註、璽、印章、按璽節、商賈執之以通貨賄者、出貨賄、授璽節、入貨賄、驗璽節、司市所用璽節、由司關給予、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此司關璽節、侯國無之、觀小行人達六節、不及璽節、可知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出產微、恐商賈少、物益貴、不稅貨以招之、金銅無凶年、大鑄泉以市商所有、令市物多而民可不困也、陳及之曰、市既無征、則物聚多、物多錢重

錢重物反輕、非所以便商也、作布則物雖多而錢不重、商賈獲其利、來者多矣、李茂夫曰、自凡通貨賄至此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也、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賈音古。僞飾之禁四十八、皆賈師等辨之、民商工賈之僞各十二者、十二土物產不同、其飾僞各十二也、李茂夫曰、此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憲罰、書其罪狀、縣思次以示衆、徇罰、書其罪狀、加諸背、令徧行市中、扑、以扑撻諸市也、若盜賊小罪亦必扑罰、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註、市者、交利行刑之處、君

子不遊觀遊觀則施惠以爲說此王國之市而說國君以下諸侯於國與王同按罰幕帟帷蓋罰市當憲徇扑者罰此四物以爲市用若帷幕則思次介次通得用帟則思次所需諸介次不得用蓋亦司市乘車所用也參李茂夫說自市刑至此以刑罰禁越而去盜也至量度質劑司在質人陳肆辨物職之胥師賈師肆長成賈徵儥掌諸賈師同貨斂賒專之泉府各於當官詳之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賈音古。註市司司市儥買也會同師役必有市大眾所在來物以備之按尤防軍士強買致賣者不至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質如字。註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按時物之美者成成其交也賣買書諸質劑則交易成

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質劑

爲券書令分藏之註大市人民牛馬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稽猶攷按書契即今收票欠票亦書兩札而刻其側書契或僞造亦可致訟故又掌稽之　李茂夫曰此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也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淳章純反又音準○杜子春曰淳當爲純純幅廣制匹長皆當中度按同兼權徧巡而攷之恐不同壹犯禁犯不同不壹之禁也罰罰其人憲徇等　李茂夫曰此以量度成賈而徵償也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註齎券契來訟也期內來治之後期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按國中城內至近郊六鄉也郊遠郊遂地野甸都大都小都家邑邦國諸侯之國此與秋官朝士聽治期日同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絘音

次本或作次總讀如字。布泉紋布貨不入肆積於次間市官爲張帷幕令居之以賣則令出紋布肆長掌斂總布則列肆之稅也肆長陳貨賄實相近者相爾所陳一肆不出一人布亦合稅故曰總布質劑皆官物用之者出泉則有質布罰布凡犯市禁之罰泉塵布貨物多不能一時傾賣停諸邸舍而出泉則邸舍停貨之泉也杜子春謂無肆立持者其稅總布又改總作儀如蹔立之蹔竊疑聖王之世必無此苛政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屠者及市珍異者自有居肆之稅此斂皮角筋骨及珍異則自以官泉斂之蓋珍異不售則久而腐敗皮筋亦然斂之正先王恤民之至意

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註滯如沉滯之滯珍異不售在塵久則瘦癯腐敗按斂盡爲買之入膳夫以供王食令民不拆資本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

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行下孟反。刑憲徇扑外加士刑禁僞飾之禁飾行如賣柑者敗絮其中而金玉其外價賣慝惡也序官胥師賈師二十肆皆一人是二者同居一次也然胥師所掌者政令平貨憲禁誅罰飾僞聽斷治訟皆政令也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賈音古奠音定又如字其賈之賈音價。賈師掌次中物賈之治辨物欲賈得宜令市正以賈令下禁貴價恐其賈昂皆物賈中事也

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恆賈。賣音價。註恆常也若豬米穀棺木睹久雨疫病貴賣之因天災害阨民使之重困也史直翁曰物價翔踊不可禁禁之則深藏而不出而求者益多價反愈貴雖有智巧何以弭之先王之市先知貨賄多寡有無之所在故能使必價而市價可使不貳故曰使有常價後世無法

以處徒隸刑威以禁之欲求其賈有常不可得已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疏此珍異富人賤時豫儲後貴時賣之

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鄭司農曰帥其屬更代直月均勞役按王府所積不可置之無用令斥賣正節約以豐財也

○凡師役會同亦如之疏從行所在當直爲官買賣也按亦帥其屬而嗣掌其月此則從司市也賈師與胥師同肆而國之賣儥胥師不與師役會同亦不與蓋胥師掌政令治訟刑罰國之賣儥在知物美惡貴賤會同師役市中之政令訟獄刑罰又非與賤者所得與也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囂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游飲食于市者虣薄報反○王光遠曰鬬者以力爭囂者以口競易

彥祥曰、蹠者、虐物亂者、悖理、徐氏曰、出入陵犯、恃強以相陵、屬游飲食、羣飲敗禮、按司蹠所治、豪暴酗酒之徒、其事易見、故十肆一人、○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搏禽之、戮者、撻辱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註、不物、衣服視聽、不與衆同、按所操亦異常、司稽所搏、姦詭盜賊、其事須察、故五肆一人、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疏、市之盜賊、亦小盜、徇扑而已、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杜子春曰、襲、掩捕、按正、市人坐作出入、而襲其不正、此胥之治也、胥二肆一人、則所掌止二肆、然坐必正、作必正、出入必正、則市肆中皆閑以法、整肅同於軍制、安得不二肆一人邪、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註、罰、使出布、按凡、凡司蹠司稽所禁所巡而梗拒不

受搏者胥佐二司搏之始就拘故法重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註爾近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若俱爲珠玉賈或百萬或數萬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參李茂夫說此及胥賈二師所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也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貨賄必實相近乃令合陳一肆中故稅亦共出謂之總布肆長合斂之歸賈人以入泉府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賈價同楬音竭

抵註作柢都禮反予音與。鄭司農曰物楬而書之物物書賈楬著其物不時買者急求者也註抵實柢字柢本也謂所屬吏主有司是也疏征布廛人紈布已下之布並入泉府故總云征布也按此現物成交亦各從其柢防姦也都鄙包家稍郊包甸市之不售時所多物滯於民用非時所需以其賈買仍以賈師等所定買之不抑也官買無異於民買不特無折閱之患而且有利此先王恤民厚意仁之極至者也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曰賒貰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物按祭祀喪紀其事重故得賒官物非是或不賒矣祭祀常事故旬日還賈喪紀大變且費多故寬之得三月也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註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物定其賈以予之疏不言都鄙主有司中兼之按息息泉上不取息於民償價外令服公家役

事以爲息也以國服爲息濟民急而僅役國事民不虧財矣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古外反

。泉亦財也凡國事之財用取具凡國事需泉用者皆取具於泉府也夫泉府以爐鑄爲職天下之泉胥出泉府其布行至廣國事之用取於是誠無有不可者也會其出入總計入泉出泉之要有餘納諸職幣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管以閉鍵以啓王內外城門各十二分掌於下士每門管鍵司門掌之授每門下士令晨啓夜閉

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正音征。幾不物防姦註正讀征稅也陳及之曰犯禁犯司市僞飾之禁民商賈工各十有二

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註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按孤其子弟幼者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繫音計監古銜反。疏散祭祀之牲不在牢繫於門使監門養之不必三月也監門門徒○凡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曰受祭門之餘按監門受之也以其養牲加之惠疏四時祭門非一云凡以總之國門十二時祭外有祈禱故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於門之事

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造七到反。註造猶至告告於王而止客俟逆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註貨節璽節自外來者案其節書其貨通之國門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璽節通之國門國門遏之關門參相連以檢猾商按司關掌國貨之節知門市所用璽節皆出於此司市司門皆用璽節掌之司關者在外故司關與司門兼掌三節於掌節見之

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疏司貨賄出入即上聯門市事按治

令貨賄皆應用可市、禁、禁僞飾、征、貨賄之稅、廛、所止邸舍之布、出布如市之廛、於此停貨、故有廛、○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註、不出於關、私道辟稅、舉其財、撻其人、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傳張戀反下同。註、商取貨於民間、無璽節、至關、關爲之璽節及傳、有璽節、亦爲之傳、傳移過所文書、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註、無關門之征、出入關門無稅、猶幾、察姦人出入、疏、兼言門者、門關同類、無征亦同、故於關并言門也、

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敂音叩。註、謂朝聘者也、敂關、謁關人、鄭司農云、國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

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出內之內音納。送令、文書、告司關令送逆者

自王國來、以節傳出之、自畿外入、以節傳內之、此用當是符節、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自畿內及諸侯、凡官吏以事往來、氓庶出入市易、何一敢自專行、皆王命也、特無所馮、則不可行、隨所宜用而授之節、斯四達不倍矣、辨用見下、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玉節、即桓信躬三圭、及穀蒲二璧、以玉爲之、角節、用犀角、玉節、授五等諸侯、角節、授三等采地、此都鄙、專指在畿內者、與小行人都鄙別、彼都鄙、諸侯之臣食邑、所用管節、小行人達之、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使所吏反、蕩吐黨反。○註、山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按此使節、授王使使山國人國澤國所執、小行人三節、節雖不異、則給邦國授其使者、與此不同、杜子春云、蕩當爲帑、以函器盛此

節、或曰、英蕩、畫函、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門司門關、司關、三節皆給二官、故列官於首、下則二官用節之辨、符節授受核勘、璽節授司關掌之、亦給司市司門、所謂聯門市也、道路之旌節、至門、司門授、至關、司關授受、即核勘、有期反節、司門司關、三節反有期日、掌節察核之、此三節、分頒畿內、皆門關所用、次掌節於二官之後、經義顯然、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註、節爲信、傳、說所齎操及所適、按即今文書、通達於天下、至諸邦國、諸侯各授小行人所達諸節、往必核勘、故必有節、○

則不達、註、圜土內之、按此掌節之令也、

周官心解卷第九終